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九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十月乙巳。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照逆夷占據寧波。鎮海。以後情形。前經臣兩次附片奏報。均已仰蒙

聖鑒在案。嗣又叠據各屬探禀。寧鎮兩處夷船。仍係十隻內外。往來無定。惟聞船內有打造軍器之聲。寧波城內。夷衆有購買頂帽。及內地衣服情事。又有本地奸民受雇為之巡邏街道。該逆復逼脅鋪戶。勒限開鋪。並張貼偽示。言將占奪全省。民人無從逃避等詞。臣以該逆購備內地衣帽。恐其遣令漢奸。假充官弁。混入窺探。當經通飭各屬。嚴密盤查。

並飭隨時查探稟報去後。本月十三日。又據慈谿縣知縣王武曾等稟稱。十一日。有逆夷二百餘人。內有三人乘坐馬匹。各帶刀械。並擡大小礮二位。由陸竄至該縣之西壩地方。即經防守兵勇。將渡船拔上塗邊。各逆不能過渡。用車盤一路量地轉回等因。臣當即飛咨提臣余步雲陳階平。會同前任藩司鄭祖琛。於曹娥江防兵內。酌量抽撥。派員帶領前往。擇要守禦。並囑令時加偵探。如該逆果往滋擾。該提督等二人中酌留一人。在曹江駐守。一人即帶往策應。以免疏虞。茲復據慈谿縣以探聞該逆因寧波郡城內店鋪。多係慈谿人在彼開設。現均關閉回籍。該逆屢令

店户開張。慈谿人並未前往。欲至慈谿滋擾等情。續稟前來。臣查慈谿密邇甯波。本屬可慮。前此該逆曾至縣屬之丈亭地方探水。已有窺伺之意。因縣城非往來要道。且紳民於通郡港內釘樁。阻截逆船。不能即入。藉以為安。今該逆復由陸路竄入縣境。情殊叵測。據該縣探因縣民不肯赴郡貿易。故逆衆欲往滋擾。雖不必果屬確實。但該邑本屬著名殷富之區。在甯郡之巨商大賈。原屬不少。所探不為無因。至該逆所以能知甯郡鋪户。多屬慈民。自係本地奸民。向其告述。現在奸民為該逆所役使者。日漸衆多。其意不過藉圖漁利。慈民之富足。奸民素所垂涎。難保不勾

引該逆前往。藉以乘機搶奪。防之不可不嚴。臣雖咨行提

臣等派兵往守。並囑令查探稟應。惟曹江兵數尚單。勢難

多派。設該逆大夥往彼侵犯。能否抵禦。殊難懸定。

劉韻珂又奏。臣前奉

諭旨。飭令鼓鑄一二千斤上下大礮數十位。以備要需。經臣查明

鎮海礮局所鑄各礮。均已遺失無存。省局所鑄礮一百餘

位。除分撥各海口外。局中僅存銅鐵各礮一十五位。惟未

用之鐵。尚有十數萬斤。自應趕緊鼓鑄。以備攻勦。於九月

十六日。恭摺由驛覆奏。嗣於十月初一日。欽奉

上諭。礮火為攻賊要需。斷不可少。著該撫即就現在浙省鐵斤。趕

緊飭令匠役。添搭爐座。剋期鎔鑄。總需適用。毋稍遲延。應於何處鄰省。谘取鐵斤之處。一面酌辦。一面奏明等因。欽此。茲據委員督飭工匠。陸續製成鐵礮六十七位。連前存之銅鐵礮十五位。共計八十二位。均在一二千斤上下。堪以適用。臣查此次委員督飭匠役。於一月之內。鑄成大礮六十餘位。尚屬迅速。揚威將軍等到日。即可提用。惟大礮為行軍利器。戰守兼資。現在數未盈百。尚恐不敷攻勦。且將來恢復一處城池。即須安設一處礮位。計甯波鎮海定海三處。需礮甚多。即省城及沿海各要口。亦須逐一添設。守禦方能完固。自應接續鑄造。以供目前之用。兼為善後之圖。今局

中存鐵無多。必須另行採買。方足以資鼓鑄。臣現已飭局

遴委幹員。賫銀赴楚購買紫版等鐵四五十萬斤。解回應

用。並咨湖廣督臣裕泰飭令該地方官會同購覓。以免牙

戶人等昂價居奇。第此項鐵斤。楚省亦屬稀少。能否足數。

難以懸擬。且楚浙相距較遠。往返非三數月不可。浙省需

礮正殷。亦未便停爐以待。自應添鑄銅礮。以資應用。查浙

省自開設礮局以來。曾經奏准鑄造銅礮。計鎮海局。陸續

提用過寶浙局洋銅二十三萬斤。滇省銅三十萬斤。省局

亦提用過洋銅三萬斤。又於軍需項下。動支銀兩。赴蘇買

得商銅四萬三千餘斤。除鎮海局鑄成各礮。及用賸銅斤。

均已遺失外。省局提用及買得之銅。業已鑄成礮位。現在
礮局並無存銅。懇請再提寶浙局洋銅三萬斤。一面尋人
赴蘇。添購商銅二萬斤。並購應行攙和之錫。剋日運回。以
期源源製造。足敷攻守之用。臣總當嚴飭督匠趕辦。以濟
要需。斷不任其遲滯。其所用洋銅價本。及收買商銅價脚。
均於軍需項下。分别撥還給發。以清款目。
劉韻珂又奏再臣前因省垣重地。防守宜嚴。派撥官兵。並
團集義民沙民二萬餘名。分布城內。協力守衛。並雇船二
十四隻。配兵管駕。在錢塘江梭織巡查。業經具奏。仰蒙
恩諭。所辦均屬周妥。仍著督飭文武員弁。董率該兵丁義勇沙民

等嚴密防堵等因欽此遵即督同文武激勵該兵勇義民等總
真防堵不敢稍弛並以團練義民之法有合於古人寓兵
於農之意但使閭閻人人固結則衆志成城自不難於保
衛浙省民氣素柔今因逆夷逼處經臣再三勸勉亦皆懽
而思奮自應因勢利導以期化弱為強合散為聚俾壯聲
勢而固疆圉遂督同藩司常恆昌分委員弁在沿江一帶
及附郭各村落妥為勸諭茲又團集義民二萬餘名造有
花名清冊該義民俱念切同仇以逆夷慣敢前來定當合
力奮擊以衛地方察看情形頗為整練至省城周圍四十
里其間長街曲巷處處可通巡緝匪易現又督同該藩司

委員勸令紳民捐設柵欄五百餘座派令兵勇義民專司
啟閉至晚柵內按戶支更通宵不絕月餘以來匪徒絕跡
民間之安堵勝於無事之時因之人心漸定前此遷移之
戶已有轉回臣以錢塘江為杭紹要津并旁通海甯富陽
等州縣最為喫緊之區巡察尤不可不嚴惟江面遼闊一
望無涯前配巡船二十四隻尚恐不能周密復又雇船十
隻并雇年力精壯熟習該處情形之鄉勇五百八十名照
海甯州雇勇之式每名日給雇值錢三百文又船價及油
燭等項錢十五千八百文於本月初十日為始飭令協同
兵船往來巡邏俾錢塘江偵緝較嚴儻有漢奸潛入不難

搶獲。實於省城防堵事宜。大有裨益。

劉韻珂又奏竊照用兵之道。足食為先。浙省自上年六月間。逆夷犯順。沿海各屬。調兵募勇。節節守禦。日給口糧。所費正鉅。臣督飭局員。悉心籌畫。武碾動倉儲。武採自商販。源源支應。均無缺乏。今該逆復來滋擾。壘陷三城。仰蒙我

皇上命將出師。大彰撻伐。計奉調各省官兵。不日雲集。報回散兵。及雇募鄉勇。亦漸增多。均須支給糧米。又鄞鎮定三縣難民流離各處。經臣通飭各屬。妥為安撫。亦須給米賑恤。合兵勇難民三項。計口授食者。不下數萬餘人。浙省地狹人稠。本省所產之米。本屬不敷民食。且本年夏秋之間。雨水

過多。現在刈穫之候。又遭霪雨。湖州等府。田畝率多災歉。即勘非成災成歉之區。收成亦皆減色。又定海等縣。被該逆所占。台溫兩府。海道亦皆梗塞。該數處米穀。均不能內運。是以較往年尤形短絀。臣前於寧波失守之後。奏明飭委在籍人員。前赴湖北。江西安徽江蘇等省。招商販米來浙糶賣。並懇免輸關稅。以冀商販踴躍。業經奉

旨允准。迄今一月有餘。販米至浙者。寥寥無幾。自因逆氛猖獗。以致裹足不前。臣又委員在蘇省採買米數萬石。然為數無多。深恐難資接濟。至各州縣額貯倉穀。歷年本即動缺未經買補。自上年以來。所動尤多。餘存穀石。自應留備不虞。

未便儘數碾用。且各州縣遠近不等。若於遠處運米濟放。水陸脚價。為費不貲。亦恐轉滋糜費。臣與總局司道等再四熟籌。伏查浙省杭嘉湖三府。每年額徵漕白二糧。幾及百萬石。本年除成災各屬。俟查明確數。另摺奏請展緩外。約尚應起運米數十萬石。若酌量截留。則兵糧可期充裕。民食亦不致有妨。實屬兩有裨益。據該局具詳請奏前來。

合無仰懇

皇上俯念浙省需米甚多。准於道光二十一年。應行起運漕米內。

截留一十五萬石。以資接濟。感沐

鴻慈。實無既極。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劉韻珂馳奏逆夷窺伺慈谿派兵防守一摺據稱本月十一日逆夷二百餘人攜帶礮械由陸竄至該縣西壩地方經兵勇將渡船拔上逆夷不能過渡已飛咨余步雲陳階平勤加偵探如有滋擾即酌派一人帶兵接應等語慈谿向稱殷富難保無從逆奸民勾串夷匪前往藉圖乘機搶拏曹娥江兵數尚單勢難多派約計揚威將軍兵經等即日可抵浙江應如何添兵防守著即會商妥籌毋致疏虞為要其片奏省城防守情形現已團集義勇數萬人雇備船隻於錢塘江一帶巡邏偵緝不任漢奸潛入現在匪徒絕跡民間安堵覽奏甚慰即照所議妥為辦理又另摺奏續鑄大礮一節據奏現已鑄成

大礮八十二位。均在一二千斤上下。堪以適用。並於楚省購買鐵斤。及提寶浙局洋銅。一面赴蘇添購銅錫。源源製造。所辦尚屬周妥。著即嚴飭趕辦。以濟要需。毋稍遲滯。所用洋銅價本。及收買商船價脚。准於軍需項下。分別撥還給發。所請截留漕糧。准其於道光二十一年。應行起運漕米內。截留十五萬石。以資接濟。其台州。溫州。海道梗塞。米穀不能內運。著該撫設法運至省城。以裕兵食。仍嚴防該處奸民。影射濟匪情事。

盛京將軍耆英奏竊照九月二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九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沿海各省。兵額無多。著該將軍督撫等。將該省險要各海口。

查明共若干處。何處應添兵若干名。即於本省各營內或量為
裁撥。或分年換防。逐一詳細查明。妥議具奏。杜弊之法。惟土堡
最為得力。著將軍督撫等飭令沿海居民。處處仿此辦理等因。
欽此。查奉天南臨溟海。北界邊荒。所有各城額兵。多則七
八百名。少則三四百名。東西各路額兵一二百名不等。省
城西額兵五千二百餘名。其各項差徭繁多。在在需人。又
邊外卡倫。看守圍場封堆等項。每年共需兵九百餘名。均
應按季輪流派往。是奉天駐防滿兵。與各省綠營官兵。情
形不同。奴才復查奉天各海口。惟金州為最要之區。奴才上年
前往體察。兵數較少。旋省後再四商酌。將各城零額兵缺。

請撤歸金州挑補。於道光二十年。十月十五日。奏奉
諭旨。飭部議准遵行在案。現在金州已有額兵八百六十二名。至省城及北路各城兵額。并率同各旗協領等悉心商酌。通盤覈計。似難再議撤歸南路挑補。且南路各城。相距遠者二百餘里。近者一百餘里。儻有警報。均可互相應援。似可無須換防。至土堡實為禦敵要法。即應仿照辦理。并當札飭旗民地方官。除沿海各口已空壕堆壘之處。今仍須加高培厚。並令傳知沿海居住旗民。務須以沙墩土壘。目為障蔽。不獨可以免敵。更可安定人心。惟查奉天州縣。向不隸并管轄。今採派有守有為。素得民心之州縣勸諭之處。

等遵即恭錄

諭旨。移咨奉天府府尹。欽遵辦理。

耆英又奏。再等於十月初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

初四日。奉

上諭。逆夷侵犯海疆。每到一處。必先將內地所貯火藥。開放槍礮

焚燒。得以乘機肆擾。不可不豫為之防。著耆英等相度情形。務

將應用火藥。分貯數處。派委妥員。設法防範等因。欽此。等遵即

嚴飭沿海旗民地方官。務將所貯火藥。分移數處收藏。揀

派可靠員弁。隨時加意防範。俾奸宄無機可乘。以免疏虞。

惟現當北風司令。以情理論。逆船未敢北駛。明年春融冰

洋。若該逆計窮力竭之時。恐分竄沿海。所有奉天海防。明春尤關緊要。除令冬乘道路凝凍。備解火藥三萬一千斤。鉛丸四千斤。分運金州。復州。蓋州。錦州等處。妥為藏貯外。茲擬於明年正月內。馳往南路之金州。復州。順道至蓋州。牛莊等處。將如何安礮。使逆夷難於窺伺。如何設伏。可以制其死命之處。親率委員。及旗民地方官等。再行虛心講求。俾機宜得當。總期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方為切要。

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奏遵議海防機宜一摺。又另片奏移貯火藥。並擬於明歲春正。親往南路籌防等語。覽奏均悉。奉天各海口。惟金州為最要之區。現當北風司令。逆船雖未敢北駛。一經

春融冰泮。即難保其不分竄而來。該逆現今在浙演習陸戰陣法。防禦之法。必應水陸交嚴。方為盡善。現在該將軍籌畫防堵是否專恃海口安設礮位抵禦。萬一登岸滋擾。如何層層布置。憑何制勝。當此海疆戒嚴之時。務須籌畫萬全。庶足制其死命。著該將軍即將現在籌備情形。詳細據實具奏。

丙午。

諭軍機大臣等。各省官兵。調赴浙江軍營者數已不少。計該將軍到浙以後。足敷勦辦。現在京口亦須防堵。江甯省城。尤關緊要。所有裕謙前調之江甯駐防兵丁。著奕經等全行撤回江甯。以免顧此失彼。至各省赴浙官兵。難保無老弱充數。其先經赴粵

續調赴浙之兵。尤恐銳氣已挫。不堪驅策。著奕經等於抵浙後。

嚴飭帶兵各員。認真校閱。如有前項情事。立即分別撤回。毋致

臨陣誤事。用兵之道。選練為上。諒該將軍等必能妥為布置也。

再前有旨令恩特亨額富呢揚阿挑選陝西甘肅精兵二千名。

於明年正月。聽候調用。如現在到浙之兵。挑撤過多。不敷差遣。

著一面奏聞。一面飛調赴浙。以資勦洗。將此諭知奕經特依順。

並諭劉韻珂知之。

陝西巡撫富呢揚阿奏臣於本月初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字

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一日。奉

上諭。本日據奕經奏山西。陝西擡礮擡槍。最稱利用。請每省酌調

二百桿。每桿酌派兵丁二三人。委員管帶。赴浙應用等語。著楊

國楨於山西省挑選擡礮擡槍二百桿。委員迅速解浙。無誤要

需。至陝西省前已調兵二千名。所帶器械。諒已不少。著富呢揚

阿。察看陝西現在擡礮擡槍。如足數調用。即著由陝西委員。徑

解浙江軍營。程途較可捷速。儻有不敷撥解。即著恩特亨額。於

甘肅省所存擡礮擡槍。一併挑選。務足二百桿之數。迅速解浙

應用等因。欽此。遵查陝西省各營軍火器械。前次調兵二千名。

已攜帶擡礮八十九桿。存營數目。本不甚多。今奉調用擡

礮擡槍二百桿。似應由陝甘兩省勻派。惟甘肅程途較遠。

未免稽遲。軍務緊急。自宜通融籌解。以應要需。隨查臣標

存貯擡礮五十位。擡槍二十桿。西安鎮標原有擡礮五十位。除官兵帶赴天津外。尚存二十五位。擡槍三十桿。當在臣標挑選擡礮三十五位。擡槍一十桿。連鎮標擡礮二十五位。擡槍三十桿。共一百桿。每桿派兵二名。計在撫鎮兩標。共派熟習施放之兵丁二百名。酌帶火藥鉛丸。遴委千把外委管帶。並令富平汛千總候升守備徐天桂。統行管解。於十月初八日。先行起程。趕緊解赴浙江軍營。投收應用。已於十一日早間。趲出陝境。其餘擡礮擡槍一百桿。移准署固原提臣昌伊蘇咨覆。已在附近各營挑選擡礮八十位。擡槍二十桿。以足二百桿之數。酌派兵丁二百名。揀

委守備千把外委管帶。剋日起程前往。較之由甘撥調。可期迅速。至陝省各營擡礮擡槍。節次調用。所存無幾。臣當會同署提臣昌伊蘇。酌量情形。洛商督臣恩特亨額在於甘省所存擡礮擡槍最多之處。量為酌撥。以資演習而備緩急。

諭軍機大臣等。富呢揚阿奏挑選擡礮擡槍。解赴浙江軍營一摺。據奏撫標挑選擡礮三十五位。擡槍十桿。連鎮標擡礮二十五位。擡槍三十桿。共一百桿。委員帶兵管解。趕赴浙江軍營。其餘一百桿。亦在附近各營挑選足數。陝省所存槍礮。為數無幾。移洛甘省量為酌撥等語。均著照議辦理。惟念陝甘兩省。地處邊

陸。軍器甚關緊要。現雖通融辦理。究恐有誤操防。著恩特亨額
富呢揚阿飭屬趕緊製造。並應用火藥等物。趕補足額。以實邊
防。所製擡槍。務在便捷利用。著以三十斤為率。不得過於笨重。

戊申。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揚威將軍奕經等前因裕謙家人呈訴余步
雲心懷兩端。並於臨陣聲言保全生靈。顧惜妻女等情。當經面
諭該將軍等到浙後確查究辦。本日據余步雲奏衙署被燬。請
給王命旗牌等件。因思該提督當鎮海將陷之時。裕謙決意殉
節。余步雲有妻女三十餘口可憐。並伊女今日出閣之語。迨鎮
海失守。退入甯波。甯波失守。退保上虞。所稱巷戰被傷。殊不足

信。現稱衙署盡被拆毀。文卷全行焚燒。如果屬實。則該提督三十餘口妻女。勢必不能生全。豈據奏報情形。並無家口被擄被殺情事。是但知保護家屬。而於王命旗牌等要緊物件。一切置之不問。著該將軍等確切查訊。如何向裕謙密語。如何連次退避。甯波失守以後。該家屬等有無被難。如何出城。逐一查訊明確。務使水落石出。如果該提督實有心懷兩端。臨陣退避。及保護眷屬。罔顧職守情事。一面由驛具奏。一面傳旨。將該提督革職拏問。嚴行懲辦。浙江提督。著段永福暫行署理。再余步雲奏陸續收回散兵三千餘名。此項散兵。自係定海鎮海甯波三處潰散之兵。即不能盡數誅夷。亦當分別懲治。若臨陣任其退縮。

事後招回入伍。該兵丁等復何憚而不畏死偷生也。現當軍務喫緊之際。各省精兵勁旅。固當體恤愛護。此種失律士卒。必應明正軍法。俾將士知所警懼。著奕經等訊明逃散實情。將首先潰散之人。於軍前正法示衆。即稍有可原情節。亦當分別輕重。按律懲處。斷不可任其濫厠軍籍。仍糜糧餉。反使勇將勁兵。見而解體。再定海鎮海甯波失守以後。陣亡將士。朕已逾格施恩。至逃避將弁。必當重治其罪。亦著該將軍等確切查明。按律究辦。毋任諱飾避就。以肅戎行。余步雲摺鈔給閱看。

十一月壬子。

欽差御前大臣僧格林沁尚書賽尚阿護軍統領巴清德陝西提

督胡超奏稱奴才等於十月十九日將查閱天津大沽海口一切情形恭摺覆奏由大沽差次拜發奴才等即於次早會同奴才胡超督率司員章京等起程一路挨近海灘行走適因十七十八等日日夜大雪東南風陡作海潮溢上河岸極其難行奴才等沿路看得自大沽海口以南至狼坨子地方凡海口四處其自大沽海口而南一百里為祁口河海口近岸潮長寬百餘丈水深七八尺潮落寬八九十丈水深二三尺此處駐兵二百名再南五十一里為趙家溝海口近岸潮長寬十餘丈水深五六尺潮落寬八九丈水深一二尺此處駐兵五十名再南四十二里為徐家溝海口

近岸。潮長寬十餘丈。水深三四尺。潮落寬一二丈。水深不及一尺。此處駐兵五十名。再南二十二里。為狼坨子地方。即山東海豐縣之大口河。又名大沽河。海口近岸。潮長寬二三里。水深約三丈。潮落寬一二里。水深二丈餘。此處駐兵一百名。狼坨子後路。六十里之羊兒莊。駐兵一百名。又於狼坨子迤北。距徐家溝適中之馮家鋪。駐兵五十名。徐家溝迤北。距趙家溝適中紀家鋪。駐兵五十名。趙家溝祁口河二處迤北。距大沽之間空處所。馬棚口。駐兵五十名。唐距河。駐兵五十名。驢駒河。駐兵一百名。道溝子駐兵九十名。凡十一處。共駐兵約九百名。督等逐處詳加查閱。兵

各强壯。械亦整齊。抽演槍礮。聲勢亦尚聯絡。此直省南一路沿海地勢兵防之大畧也。奴才等統計自直隸滄洲之祁口河起。至山東海豐縣之大口河止。四處海口內。惟大口河海口一處。水較寬深。局較散漫。大小船隻。均可駛入。且為直隸。山東。兩省接壤之區。係屬最要口岸。其祁口河水勢。較之各口。亦加寬深。係屬次要口岸。然究其支河。大口河一路。不過流至下游九十里之泊頭而止。祁口河一路。不過流至下游二十餘里之下窪子而止。其餘如趙家溝徐家溝。兩處海口。暨道溝子。驢駒河。唐距河。馬棚口。紀家鋪。馮家鋪等處。水勢益淺。夷船一時不能闖入。奴才等復一

路留心察看。所經濱海地方。赤地二百餘里。並無市集田園。其沿海居民。距數十里。始得一村。每村不過二三十家。多亦止七八十家。奴才等挨村步入。親加覆勘。並委隨帶各員。分投查閱。該居民雜處羣居。多係網戶。詢以事畜衣食。一概仰給於海。網罟而外。家無蓋藏。與閩粵江浙沿海村民情形。豐嗇迥異。竊歷數逆夷侵犯之所。大率志不在得地。而在得財。此等荒涼處所。未必敢舍舟登陸。輕身涉險。即使震於大沽海口等處重兵。轉擇幽僻口岸偷渡。是又非百十餘兵所能濟事。奴才等檮昧之見。現在北風司令。冰結已堅。所有沿海。如趙家溝。徐家溝兩處口岸。並道溝子

等處。現駐防兵。與其散置海濱。分其勢而徒令曠閒。曷若併歸大隊。厚其力而且資操練。如慮沿海地勢綿亙。即於原駐兵處。改安馬撥。亦足聲勢相通。因詢之該鎮道將弁等。僉稱此項防兵。原係因原官兵未到。各縣鄉勇未集以前。派撥守望。現在後路兵勇已集。而大隊兵力。尚未甚厚。識宜顧及大隊。奴才等現就中逐查閱情形。公同籌酌。擬將狼坨子地方。原駐兵一百名不動。以壯軍聲。再於羊兒莊地方。原駐兵一百名外。由沿海撤出駐兵內。撥兵二百名。共三百名。歸併駐紮。以實後勁。其應駐羊兒莊之兵弁。擬向距狼坨子四十里之薛家莊移駐。以期彼此呼應便捷。

且與山東海豐縣關家莊防兵。合成犄角之勢。其祁口河
原駐兵二百名。擬酌留兵一百名。南與狼坨子北與大沽
大營首尾相應。再請
旨敕下該督遴派幹員。將現在募得狼坨子鄉勇二百四十名。祁
口鄉勇一百六十名。鹽山縣沿海各堡鄉勇八百餘名。勤
加練習。更足以協同捍衛。至沿海原設防兵處所。擬仍按
原駐汛地。每處著留兵數名。人給一馬。作為馬撥。專司哨
探。如果遥見海中夷船游弈。離何處較近。分投馳報各路
營盤。夾攻兜勦。似較分駐百數十兵。轉為得力。其餘兵丁。
撤歸大沽海口大隊。俾得輪流操練。惟兵動械隨。兵既歸

併。其沿海分置礮座。應即分運各處營盤。以充軍實。因於
奴才等旋至大沽後。商之督臣。據稱本年九月間。奏請添兵
六千名。以資經久案內。曾經聲明於沿海地方。添設墩臺
營房。以期聲勢聯絡等因。奉
旨交軍機大臣。會同兵部議准在案。今擬於祁口河狼坨子等處。
分設重兵。再於沿海添設馬撥。適與前奏相符。且益臻周
密等語。奴才等意見既屬相同。相應聲明請
旨。如蒙
俞允。其沿海哨探各兵。體察地勢。某處究應酌留若干名。再由督
臣訥爾經額會同奴才胡超等商定議。分別撥留。奏明辦理。

以期益歸詳慎。再奴才等於拜摺後。即擬由大沽渡過北岸。往查北塘礮臺。適據該地方文武各員報稱。現在河冰雨岸。雖已凍結。其中流以潮水往來。結凍未堅。冰上既難行走。打冰過渡。又恐上游澌冰過猛。船難攏岸。請仍由天津浮橋過渡。奴才等因帶同司員章京。仍由天津一路。迂道往查北岸及北塘礮臺。俟查閱事畢。奴才僧格林沁賽尚阿巴清德即往查東路各海口。奴才胡超仍回葛沽駐劄防堵。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據僧格林沁等奏查閱南路海口形勢一摺。據奏狼坨子地方。原駐兵一百名不動。再於後路羊兒莊地方。原駐

兵一百名外。由沿海撤出駐兵內。添撥兵二百名。歸併駐紮。應駐羊兒莊之兵。移駐齊家莊。祁口河酌留兵一百名等語。覽奏已悉。所請募練鄉勇一節。此等沿海居民。宜令自行團練。保衛村莊。即令官為操練。亦未必盡能得力。自應擇要駐兵。化散歸併。並於沿海改安馬撥。俾兵力不致過單。而哨探亦可迅速。已諭知訥爾經額酌量辦理。

又

諭。據僧格林沁等奏查閱南路海口形勢一摺。據奏祁口河。狼坨子等處。分設重兵。再於沿海添設馬撥。面商該督。意見相同。應即照議辦理。其沿海哨探各兵。著訥爾經額體察地勢。酌定名

數奏。明籌辦。其鄉勇一項。祇能各守村莊。即使官為操練。恐臨陣亦難得力。總在該督隨時激勸。調度得宜。庶可以收實效。至天津拱衛京師。地方緊要。迥非閩粵浙江等處可比。現在北風司令。逆夷未必前來。明春東風解凍。難保不乘潮北駛。若稍有警動。關繫匪輕。訥爾經額身任總督。且經籌辦年餘。責無旁貸。必須相度形勢。設法隄防。不在節節添駐重兵。萬不可因府城距海尚遠。海口防堵森嚴。稍存大意。以致臨事周章。是為至要。

僧格林沁、賽尚阿、巴清德、胡超又奏。本月十五日。奴才等於大沽海口差次。接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四日。奉

上諭。據托渾布奏遵旨查明海豐縣大沽河一道。與直隸鹽山縣狼坨子接壤。查係荒僻海灘。進口十餘里。有攔沙橫阻。登岸數十里。並無居民廬舍。情形雖不甚險。要究為兩省接壤之區。現在已添兵雇勇。派員分段防守。著僧格林沁等於查閱海口。行至狼坨子地方時。再加履勘。該撫所奏情形。是否確實。其布置一切。是否可資得力。據實具奏等因。欽此。奴才等於本月二十二日。查至狼坨子地方。即於二十三日。行抵山東海豐縣之城子莊。順至關家莊。並近海一帶查閱。查得該兩莊附近之大沽河海口。為海豐鹽山兩縣搭界。其海河之攔江沙。口岸之淤灘。以至潮水長落。河身寬深丈尺。並村墟零落。

民居貧苦各情形。暨水陸層層設伏處所。奴才等親加履勘。復逐一詢之該守該弁。及附近土人。所稱咸與撫臣托渾布原奏無異。惟該處通海內河一道。河口較寬。每遇東風潮長時。有浙江寧波商船。乘潮駛入。販運山東雜貨。即奴才等此番查閱關家莊之時。尚見有寧波三桅商船九隻。在河守凍。奴才等因帶同司員人等。登船閱看。詢悉寧波屬民置買南貨。泛海來東。現販山東棗子回南。因聞浙江不靖。在此候信。以致守凍難行等語。奴才等伏思現在逆夷盤踞寧波一帶。不難飾作商船。北來窺伺。儻春融凍解。乘風潮溷跡前來。亦不可不豫籌及此。況該海口為兩省接壤。夷船

一經闖入。可直可東。似不得以本地河身下游斷流逆料其窮於前進。稍弛防範。至該處一切布置。李等查得關家莊現駐兵一百五十名。係排作前敵。城子莊。駐兵一百名係排作後援。兵械尚俱整齊。惟合之李等所查情形似兵力稍形單弱。然嚴計守須曠日。用有常經。且沿海口岸。視此較險者尚多。刻下亦未便輕議添兵。徒資更調。查該處除駐官兵二百五十名。此外尚有海豐鄉勇四百名。再加以直省狼坨子羊兒莊兩處。現排駐兵四百名。並鹽山縣鄉勇。人數已在一千以上。如果操練嫻熟。似已敷用。但該鄉勇等。以鄉愚驟充行伍。不習攻勦。空荷戈矛。終不十分

可恃。懇請
旨飭下該撫揀派幹員。協同該縣。乘此閒暇之際。將器械修理整
齊。不時操練。撫馭兼施。較操兵少寬時日。俾其不覺勞苦。
傾心效用。氣壯技嫻。能知兵民互衛。自一人收一人之用。
該將備再能不分畛域。一有警報。彼此知會。協力攻勦。或
不致疏虞。仍俟明春冰解。由該撫隨時體察情形。妥為布
置。以期慎益求慎。再耆等查閱兩省接壤海口事畢。即就
近取道滄洲南界。查閱城子莊羊兒莊一帶後路。查得兩
處後路。河水漸遠漸淺。數十里外。以次斷流。陸路距各口
岸四十里外。間有廬舍田疇。煙戶仍不甚稠密。餘均草甸

荒路。毋庸另議防堵。查畢後。奴才等於二十七日。回至天津

大沽海口。合併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托渾布奏查明海豐縣海口情形。當有旨諭令僧格林沁等馳往履勘。茲據奏稱該處城子莊等處。近海一帶情形。暨水陸設伏處。與原指無異。惟通海內河一道。河口較寬。東風潮長時。有甯波商船。乘潮駛入。販運雜貨。現在關家莊尚有三桅商船九隻。在河守凍等語。𠸄夷詭詐異常。該處海口。內地商船。既可駛進。即難保夷船之不從此竄入。且恐其飾作商船。溷跡窺伺。必應未雨綢繆。不動聲色。密加防範。該海口為兩省接壤之區。若僅駐兵數百名。安礮數尊。未必遽能得力。然

遽議添兵添礮。又未免徒滋更調。至鄉勇一項。祇能保衛村莊。儻恃此臨陣攻勦。恐亦難收實效。該撫務乘此潮枯水落之際。應如何擇要據險。妥為布置。使之有備無患。著即悉心體察情形。妥議具奏。

癸丑。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奏。竊奕等於常州蘇州。途次疊接浙江巡撫來咨。及防守曹江等處。提督余步雲等稟報。逆夷由陸路至慈谿縣之西壩。量地而回。又稱餘姚縣丈亭地方。河面寬闊。夷人大船能到。必得精兵數千。多設礮位。方可紮營。又稱據報勝山對洋。夷船游弋。此時兵力甚單。難以調遣。請添勁將精兵。分投堵勦各等因。

查浙省續行徵調各省已到滿漢兵丁。約有五千餘名。其本省滿營撫標各營官兵。現在調撥者。亦有二三千名。嗣又收集前次潰散兵丁一二千名。約計調到客兵。及本省兵丁。已有萬餘。加以該撫招募義勇沙民。並委員雇募鄉勇義勇。亦復三萬餘人。統計該省兵勇。不下四五萬人。以之分守海濱沿江地方。及陸路要隘處所。如調度得宜。自能聲息相通。互為照應。若無論何處。偶見夷船蹤跡。動輒議添兵數千。多設礮位。以資防守。恐現調各省兵丁。未免鞭長莫及。即將現在先後到蘇之河南湖北官兵二千名。刻即調往。若不相度地勢。扼要屯紮。亦未必能敷散漫株

守之用。奴才等現在知照該撫。並嚴行札飭該提督等務即詳細察看該處一帶情形。何處最要。何處次要。將現在調集各兵勇。設法抽撥。分段巡邏防守。務使疏密相間。首尾相應。如恐兵力單弱。查浙江通省兵額三萬有餘。除已調撥外。儘有可調之兵。至鄉勇義勇。用以攻勦。固不可恃。用以守禦。亦可藉壯聲威。無難續行招募。所有辦理防堵各員。總宜善於調遣。毋使顧彼失此。稍有疏虞等語去後。旋又接准浙撫咨稱。據石浦同知稟報。丁役查探夷船情形。向定海居民。詢知該夷於本月十四日前。先已開行數船。閙往上海天津等因。當與督臣牛鑑面商。逆夷如於十四

日以前。駛船北上。計程應已早到。何以上海至今十餘日。
並未報有夷船往來信息。想係夷人詐言。亦未可定。惟既
有此傳聞。究宜豫為防備。該督即於二十四日。由蘇起程。
趕赴上海。查看情形。如該處果有夷船滋擾。迅速飛咨耆
等即整飭河南湖北兵丁。帶領前往辦理。亦尚不致遲誤。
若該處現屬安靜。刻下天漸寒涼。北風甚多。夷船料難北
駛。惟明春海潮盛時。似為可慮。亦宜豫防。擬將上海城內
守兵。移駐緊要口岸。適中處所。屯紮大營。以壯聲勢而作
應援。如有不敷。再行就近酌撥本省官兵。以資守禦。即無
須截留赴浙兵丁。惟該處是否無須耆等帶兵前往。須俟

該督查明裕覆。始能定準。奴才等現因遵奉

諭旨。籌議安設糧臺一事。應與浙撫札商會辦。須在蘇州暫駐數日。俟該撫札覆後。始克與江蘇督撫咨會銜具奏。而浙省慈谿等處。究竟應否添派勁兵防堵。奴才等尚未親履其地。亦難遙為臆斷。不可不豫議應援。前奴才等於九月十七日。行知參贊大臣特依順由廣東沿江直下。與奴才等在江蘇一帶會晤。現據裕稱於本月十五日。已行抵江西萬安縣界。就近遄行。先至浙省等因。計算程途。約於十一月初間。即抵杭郡。奴才等亦不日抵浙。該參贊大臣特依順既未由沙井一路行走。自無須越過浙省。又到江蘇。應即於到浙

後在適中地方先行暫駐耆等俟牛鑑由上海咨覆如果無須截留兵丁即將河南湖北二省官兵內先行酌撥一千名飭令迅速赴浙交與特依順統帶不必駐守一城於曹江內外詳擇扼要地方屯紮以助曹江各路聲勢該餘姚等處實有緊急即行飛帶弁兵前往救援若該夷並未出擾亦毋須輕進耆等一俟安設糧臺及上海防堵事宜商辦妥協即帶所餘兵丁一千名趕赴浙省相度形勢或與特依順合兵一處會同相機進勦或分兵兩處以為犄角之勢應俟耆等到浙後議有成局再行奏

聞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經等奏。抽撥兵丁。設法防守。並酌擬先行分兵赴浙。豫為應援各等語。覽奏均悉。現在浙江本省。及調撥兵丁。已共有萬餘名。加以募雇義勇沙民等三萬餘人。以之分守水陸要隘。如能調度得宜。已足互為照應。斷無偶見夷船。輒議添兵之理。著該將軍等。詳察情形。分別最要次要。將現在調集兵勇。抽撥分段防守。務使疏密相間。首尾相應。如尚嫌兵力單弱。浙江本省鄉勇義勇。亦無難續行招募。總宜善於調遣。毋使顧此失彼為要。至逆夷先開數船。欲往上海天津之語。雖係傳聞。究宜豫為防備。牛鑑現已趕赴上海。查看情形。如果有夷船滋擾。該將軍等。即帶領調到之河南。湖北。兵丁。前往勦辦。如該

處現尚安靜。即無須截留赴浙兵丁。著照所議。仍將城內守兵移駐緊要口岸。於適中處所。屯紮大營。以壯聲勢。如有不敷。再就近酌調本省官兵。豫為來春防禦地步。該將軍等俟安設糧臺。及上海防堵事宜。商辦安協。即帶兵赴浙。與特依順會同相機進勦。或分或合。朕亦不為遙制。佇盼捷音。以慰廑注。

甲寅。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奕經等奏。嘆夷有赴上海等處滋擾之說。該將軍等現與牛鑑商辦防堵。惟該逆詭詐異常。往往聲東擊西。令人不及準備。現在該逆株守甯波郡城。故作操演情形。安知不以數船游奕上海等處。使我移兵往援。而彼則水陸併力。徑

攻浙江。抑或在浙虛張聲勢。佯言攻擊杭紹諸郡。而暗遣兵船。潛赴上海等處滋擾。凡此種種詭謀。該將軍等不可不防。務當謀勇兼施。計出萬全。處處皆有準備。事事皆操勝算。是為至要。前粵東辦理軍務。布置尚未妥協。該夷即肆其猖獗。漢奸乘間助逆。以致我兵倉卒應敵。不能得手。現在大兵尚未到齊。儻復用其故智。為先發制人之計。將如何豫為準備。總須反覆計較。確有把握。始足以破奸膽而張吾軍。至行軍之際。兵民雜處。人數眾多。一切機謀。尤宜慎密。凡奏報事件。某封有關緊重大者。即將某封用黃紙包封。蓋用揚威將軍印信。仍納入封筒內。朕親加折閱。昨日所寄密諭一道。係朕面諭軍機大臣。承旨繕發。

即軍機章京等皆不得而知。可見慎之又慎矣。

又

諭。前據劉韻珂奏浙江兵丁。未能得力。現在雇募義勇沙民。藉資防堵。辦理尚為妥協。惟念逆夷詭計多端。往往潛令漢奸。煽惑勾結。甚至行賄買內地奸徒。為其間諜。不可不密加防備。浙江省義勇沙民。人數既多。即難保無匪徒溷跡其中。必應稽察周防。勿墮詭計。至於管帶之人。尤為緊要。必當慎選結實可靠。激於忠義者。派領一隊。方無意外之虞。著劉韻珂即將現募義勇人等設法稽查。密加釐剔。信賞必罰。以作士氣而杜奸萌。

己未。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於十月初二日抵蘇。接印後。即遵

旨查看各海口情形。籌畫防勦事宜。當經具摺奏明在案。玆臣行抵上海縣城。查得城東門外。即係黃浦大江。距寶山縣五十里。即係吳淞海口。水面約寬七八里。商賈大船。往來輻輳。溯流而上。始抵上海縣城。是江南第一扼要之區。全在寶山海口。而上海不過人煙稠密。商船聚集之處。其地緊臨大江。城內城外。街市錯雜。居舍鱗次。並無用武之地。亦無抵禦保守之法。且由上海至江蘇省城之婁門。中間二百餘里。皆吳淞長江。亦無險阻遮攔之處。較之浙江鎮海口門。尤為萬分緊要。寶山守。則上海可保。而全省亦賴以安。其次要之口。莫如與浙省乍浦接壤之金山衛。並常熟之

福山口。太倉之劉河口。然皆口窄沙積。僅容小船出入。崇明雖孤懸海外。四面均係沙灘。離岸甚遠。亦非該夷無從之地。至若江陰縣之黃沙港等口。雖直達焦山京口。然中隔大江。下有礁石。地段綿長。約有數百餘里。處處並有沙線。非長潮不能遽入。通州。海門廳屬。積沙成壩。去海稍遠。以上各處。皆有防守弁兵。及各該處鄉民。自為防範。該逆斷不敢乘舟深入。是江南防海要地。不能不聚精會神。全注於寶山之吳淞一口也。臣查該處沿海兩岸。均築有土塘。高約兩丈。頂寬一丈七八尺。土塘之上。添築土牛。形如堆堞。缺口處安設大小礮位。既能禦寇。亦可藏身。自外視

之。儼如長城一道。西岸形勢。尤為喫重。其扼要之處。提臣陳化成親督弁兵防守。東岸土塘。長僅數里。沿塘均有淺灘。去深洪甚遠。已派兵五百餘名。設礮防守。兩岸布置。均屬周密。惟查派防各兵。止係株守一處。此外並無起伏照應之法。萬一賊用礮轟。乘隙豕突。我軍畧一動搖。慮成瓦解之勢。鎮海甯波。是其前鑒。臣連日與提鎮將弁。通盤熟籌。擬於兩岸適中之地。屯紮大營四處。分為游兵奇兵。務使彼此聯絡。循環策應。一以防逆賊之登岸。一以壯我軍之膽氣。儻有退縮。登時軍法從事。如能立功。酌量破格優賞。又於沿海較遠。樹木叢雜之處。徧插旗幟。作為疑兵。齊

聲吶喊。遂為應援。臣又查吳淞口至上海適中之東溝地方。江面甚窄。屢經委員。測探水勢。止有中洪一道。水深約三四尺。旁俱暗沙。水深不過丈餘至四五尺不等。萬一夷船駛入。必須測量水勢。魚貫而行。現於該處兩岸。添設大礮數十尊。兵丁四五百名。空濠築臺。土裝麻袋。堆積高寬。使兵丁潛伏濠內。暗中設礮轟擊。並雇覓沙船漁戶。或鑿沉船隻。使之不得直前。或多備柴草硫磺引火之物。蜂擁延燒。以防夷船深入。如此層層設守。節節照應。庶可有備無患。惟是兵力尚有不敷。臣前任河南巡撫。該省兵丁。採練熟習。應請

旨飭調河南精兵一千名。令河南鎮標遊擊陳平川管帶來江。緣

該遊擊屢經出師打仗。甚為明練。臣可得指臂之助。總之

師克在和。果能民情固結。誓死不移。將士齊心。有進無退。

諒此小醜。何足為患。臣是以刊刻數條。申明紀律。信賞必

罰。令出惟行。並徧行出示。宣布

恩德。曉以大義。怵以利害。許漢奸以投首自新。立功邀賞。諭鄉民

以保衛身家。協力防勦。仰仗

皇上天威。斷不致有他虞。吳淞固則全省安定。刻下潮枯水淺。

藉可虛衷商榷。次第料理。足以仰紓

聖廑。

兩江總督牛鑑江蘇巡撫梁章鉅奏竊臣等欽奉

諭旨。京口地方緊要。該處滿洲綠營官兵。是否足敷防堵。著牛鑑梁章鉅體察情形。如有應行添撥之處。一面奏聞。一面先行調派。毋誤事機等因。欽此。查鎮江府之京口地方。大江東去。歷焦山圌山關鵞鼻嘴諸口。直達江陰縣所轄之黃田港口。始接內洋。距海甚遠。中間透迤數百里。處處皆有伏沙。非長潮不能遽入。其黃山之鵞鼻嘴。斜插中洪。下有礁石。行舟畏之。焦山一帶。江面漸收。中洪更窄。斷不敢輕離大舟。乘駕小船。越數百里而駛入京口之理。惟該處既通外洋。自不可不倍加防守。以昭慎重。玆查丹徒縣之雩山一帶。業

經江甯副都統臣興倫帶兵四百名。沿江巡防。其江陰營所轄鵝鼻嘴。前已添派京口左營兵二百名。並原設兵八十名。足資防守。至京口右營所屬之圌山關。形勢扼要。現據京口副將林明瑞稟請添設兵丁前來。臣牛鑑復札飭該副將會同常鎮道但明倫在於京左高資兩營弁兵內。酌量調撥。前赴圌山關防守。各在案。統計大江各要隘口岸。原續派駐弁兵。均已敷足。兼有節次招募鄉勇。協同防禦。似可毋庸再行添撥。臣等仍督飭沿江地方文武弁兵。互相應援。一律嚴密防範。有備無患。以仰副

聖主綏靖江洋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牛鑑奏吳淞海口緊要情形一摺。據奏江南第一扼要之區。全在寶山海口。能守寶山。則上海可保。全省皆安。該處沿海兩岸。築有土塘。形如雉堞。現雖派兵防守。並無起伏照應之法。擬於兩岸適中。屯紮大營。分設游兵奇兵。以防逆船乘間豕突等語。所見甚是。著即照議辦理。其由吳淞口至上海適中之東溝地方。測探水勢。中洪約深三四尺。已於兩岸添兵添礮。穵濠築臺。並土裝麻袋。堆積高寬。伏兵轟擊。所辦均屬周妥。惟鑿沉船隻一節。逆夷既稱異常。必不能攔截彼船。若以小木筏多載柴草硫磺引火之物。於夜四路埋伏。但見夷船。即各路齊出。繞至彼船前後兩旁。縱火焚燒。其駕筏漁戶。素諳水性。儘

可跳入水中。不慮為夷礮所擊。庶足以制其死命。其所請調之

河南兵一千名。已由五百里諭令鄧順齎迅速派兵。交遊擊陳

平川管帶赴蘇矣。又另指會同梁章鉅奏京口官兵。足資防守。

毋庸添撥等語。該處地方。亦關緊要。著牛鑑梁章鉅督飭沿江

弁兵。一律嚴防。毋得稍存大意。將此諭知牛鑑並梁章鉅知之。

又

諭。據牛鑑奏江蘇防兵不敷。請飭調河南兵一千名。令河北鎮標

遊擊陳平川管帶赴蘇等語。著鄧順齎即於河南省挑選精兵

一千名。應帶軍器。揀擇精良。務期適用。飭令遊擊陳平川迅速

管帶前往江蘇。交牛鑑調遣。毋稍遲誤。並飭該遊擊沿途妥為

約束。不得稍有滋擾。

庚申。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達洪阿等奏。八月間夷匪闖入臺灣。經該總兵等督兵痛勦。擊沈大船。捦獲紅白黑夷一百餘名。當將該鎮道分別加恩。仍諭令嚴加防守。恐其大隊報復。並諭顏伯燾劉鴻翱飭令王得祿移駐臺灣。協同攻勦。迄今未得續報。朕心實深廑念。臺灣遠隔重洋。風汛不定。文報或至稽遲。顏伯燾現在廈門。劉鴻翱駐紮省城。該督撫皆有統轄臺灣之責。何以八月之事。至今並無奏報。究竟該處現在情形若何。有無夷船續來滋擾。著怡良顏伯燾劉鴻翱迅即探訊明確。隨時據實馳奏。毋稍

遲延。再前據顏伯燾奏夷匪由粵入閩。義律亦在其內。現在臺灣拴獲夷匪有一百餘名之多。若隔別詳訊。可得實情。著即飭知達洪阿等詳悉究辦。將此各諭令知之。

辛酉。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奉

上諭。據僧格林沁等奏查閱南路海口形勢一摺。據稱祁口河狼坨子等處。分設重兵。在於沿海添設馬撥。面商該督。意見相同。應即照議辦理。其沿海哨探各兵。著訥爾經額體察地勢。酌定名數。奏明籌辦。其鄉勇一項。祇能各保村莊。即使官為操練。恐臨陣亦難得力。總在該督隨時激勸。調度得宜。庶可以收實效。

至天津拱衛京師。地方緊要。不可因府城距海尚遠。海口防堵
森嚴。稍存大意。以致臨事周章。是爲至要。等因欽此。遵查南路
海口各處。所派防兵共九百餘名。現已遵照
欽差大臣原奏歸併於祁口河。狼坨子。齊家莊三處。共計防兵五
百名。其餘四百名。俱撤歸大沽軍營。以資訓練。仍於原設
防兵各處。添設馬撥。酌留兵丁哨探。至鄉勇一項。其就地
團練者。但可自衛身家。其應募隨營者。均擇其年力精壯
之人。捐給口糧。責成帶兵將弁。認真訓練。仍隨時察看。果
能奮勇向上。即可使之臨陣衝鋒。次則作爲後隊。以助聲
勢。再天津爲

京師門戶。地方倍關緊要。嚴防海口。固以保衛郡城。而郡城之防範。亦未敢稍涉疏忽。前因天津存城之兵。僅止八百餘名。以之守禦。本覺單弱。是以於奏請添設新兵指內。特請在於天津郡城。添兵一千名。現據天津鎮稟報。左右城守三營。已招募足數。皆係各營餘丁。並本地土著民人。年力强壯。俱由該鎮將驗明收伍。發給糧餉。趁此冬令。趕緊訓練。以期技藝純熟。又天津城內。向有紳商設立救火局。素稱齊心合力。約束有方。已據該地方官。於此中挑選一千餘人。派出官弁。管帶團練。並由官紳商民。捐資發給口食。此項人等。皆勇敢良民。習於救火。緣牆附壁。手足便捷。

捍衛城池。足抵兵力。現在天津城內。統計兵不下三千人。可資防守。其器械一切。本營俱足敷用。沿城礮位。共有一百數十尊。臣因添駐新兵後。製造擡礮一百桿。現亦將次造竣。又天津鹽務巡役。向習技藝。前與鹽臣會商。選派巡役多名。協同地方官所派幹役。分布關廂內外。晝夜梭巡。其客店行寓。每日由委員分查一次。以防奸匪溷跡。數月以來。地方甚為鎮靜。臣職司守土。當此之時。凡有應行籌辦事宜。苟思慮所到。與諮訪所及。無不隨時酌辦。斷不敢稍存大意。致有顧此遺彼之虞。以期勉副

皇上委任之至意。

硃批。以朕觀之。郡城之兵。不在多設何則即使逆夷登陸。斷不能
犇馳百餘里。直犯府城。惟不可不加意防堵。朕思大沽海口。至
府百里而遥。曲折寬窄。河面必各異形。此中正好用計用智。省
兵力而能剿賊。非僅堵其不能至郡也。若一經議防。惟知添撥
增兵。朕見其徒勞而不能制勝。卿其細繹之。
訥爾經額又奏臣前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九
月初十日。奉
上諭。御史殷德泰奏請招集漁户。團練水勇一摺。此輩漁户人等
習處海濱。良莠不一。其安分者。固可藉資禦侮。而桀驁者。亦恐
別滋事端。該御史請編隊設伍。課其勤惰。與以獎勵之處。是否

可行。即著體察情形。妥議具奏。欽此。當即轉行道府州縣妥議去後。茲據稟稱各州縣沿海村民。皆散居鹽城之鄉。無地可種。或三四人。或五六人。共駕一船。捕魚為生。每年春融時出口。小雪前回家。仰事俯畜。胥賴乎是。漁鹽饔飱之饒其利較多。冬月無事。女則績麻。男則織網。以為來歲之需若令本身受募。編作水勇。則在官人役。即不能自食其力。且官給傭資。僅足餬一人之口。家中大小。勢必待哺嗷嗷。更兼捕魚之人。但於海濱一帶。駕船行走。即有粗識水性者。亦不過僅能鳧水。不如閩粵洇人技藝之精。招集至再。應募之人。惟查灤州。寧河。豐潤。曾經招募。向於海濱打雁

為業之人。可作水勇。每處亦不過三四十名。此輩向在海濱之地。用小木筏。駕設排槍。人即藏於水中。點槍打雁。水性素習。槍亦有準。前據該州縣稟報。俱按日發給工食。留為官用。如果逆夷北來。用為水勇。於水中相機暗放火器。攻打夷船。可期得力。但以此為業者。限於無多。現仍飭令各州縣設法招募。俾多募一人。可得一人之力等情。具稟前來。臣查海濱漁戶。皆係鄉民。前經各州縣團練鄉勇。或千餘名。或三五百名不等。願在海口隨營者。給與口食。教演技藝。以資協防。其不願隨營者。即使自衛身家。嗣又復

奉

諭旨。令沿海村莊居民。團練鄉勇。建築土堡。亦已轉飭地方官。欽遵剴切勸諭團練在案。是鄉勇之中即有漁戶人等在內。雖網罟貧民。不能衝風破浪。而據各地方官所稟情形。使之陸地用武。起伏趨避。尚能靈便。即可得力。自宜俯順輿情。就其所長。不必强以所難。轉恐有名無實。臣仍飭各州縣。一體留心勸募。如有能充水勇者。即行挑出備用。總期一長可取。必當羅致無遺。至嚴防漢奸。臣前已飭各州縣多派幹役。嚴密查拏。並令編查保甲。將各村莊人口戶數造具花名清冊。由地方官捐給門牌。輪流稽查。如有外來形跡可疑之人。不難盤詰。若有警之時。河口封閉。漁船只

能在內河張網。不能出口。以杜接濟淡水食物。及勾結夷匪情事。此後沿海一帶。建設營房墩臺。撥兵駐守。稽查更可嚴密。

諭軍機大臣等訥爾經額覆奏一摺。據稱南路海口防兵。現已歸併祁口河。狼坨子蘇家莊三處。共五百名。其餘四百名。俱撤歸大沽軍營。天津城內。議添新兵一千名。業經左右城守三營。召募餘丁足數。復於紳商設立救火局內。挑選一千餘人。並因添兵。製造擡礮一百桿。又分派鹽務巡役。協同地方官所派幹役。布列關廂內外梭巡等語。所辦甚屬周妥。惟團練鄉勇。但可使之自衛身家。或作為後隊。以壯聲勢。至於臨陣衝鋒。恐難得力。

天津府城距海口百里而遙即使該夷登陸斷不能奔馳百餘里直犯府城是該處不必多設兵弁徒勞罔功不若就河面寬窄形勢擇要設伏或誘之深入或扼其歸路用計用智以謀制勝儻該夷敢由河道內駛定可勦戮無遺若由陸路內犯戒兵四路抄襲該逆首尾不能相顧必致潰散轉瞬春融即當妥為布置著訥爾經額悉心體察豫操成算勿致臨時周章是為至要又覆奏御史殷德泰奏招集漁戶團練水勇一摺此項漁戶鳥槍祇能擊打禽鳥恐難施於臨陣據稱現在所募漁戶即在鄉勇之中自應就其所長量為驅使不必強以所難轉致有名無實

欽差大臣怡良奏竊奴才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九月

二十三日。奉

上諭。前經降旨派怡良為欽差大臣。馳驛前往福建。會同該督撫等。辦理軍務。怡良接奉諭旨。諒已迅速起程。此時將抵福建。所有前此廈門失事。顏伯燾既督同文武各員。在彼守禦。何以夷船突至。即潰敗不支。究竟夷船共來若干隻。廈門防兵。共有若干。其接仗情形何若。該處居民。被夷騷擾。是否盡行遷避。該夷既據廈門。何以又舍而赴浙。現在廈門鼓浪嶼一帶。尚有夷船若干隻。並各島嶼有無夷船占據。顏伯燾招募水勇。現已招致若干名。該處文武。曾否募有水勇。如何布置。是否隨時操練。足

資攷勦。著怡良一併詳細查明。據實密奏。斷不准令顏伯燾知之。致被欺朦。懔之又懔等因。欽此。伏查閩省沿海府縣。隨在皆有要隘。而廈門孤懸海外。為海道必經之所。然袤長三十里。乃是海中一島。並無城池障蔽。而商賈雲集於此者。緣四面水背深廣。大船易於停泊。惟西北與同安縣屬相近。周境雖不甚寬。而中則山徑崎嶇。南則市廛交錯。其青嶼浯嶼大擔小擔屹立大洋。皆在廈門。東西相距四十餘里。向未設立礮臺。此廈門地方之情形也。督臣顏伯燾以廈門為閩省要區。是以相度地勢。在於前兩次竄入之青嶼浯嶼大擔小擔添設礮臺。北岸之白石頭安海水操臺等

處。共安大小礮二百七十餘位。水陸兵二千七百餘名。以便分頭夾擊。其白石頭。沙波尾一帶。前此原設土囊。歷經雨水沖淋。率多腐散。因建石壁五百丈。安礮一百門。壁後各建兵房。以備棲止。復於外鄉濱海之會厝坡。河厝鄉等處。分設礮百門。兵一千四百餘名。以備小船駛入。此外尚有水勇練勇九千餘名。分路派撥。惟南面之十三道頭。皆係行户。就海植木架屋。無可設兵。餘俱逐一布置。隨時飭辦。此厦門備禦之情形也。七月初十日。逆夷駕駛兵船火輪船。三十四隻。從青嶼海面。乘潮蜂擁而入。已經擊沉數船。適值南風大作。該夷占據上風。乃於礮力不及之處。越

進駛近臺旁。以四船排列轟擊。適時另換四船。更番疊上。旋進旋攻。在彼潛藏船腹。儘能施放。不必更有準頭。但以數十艘連環之礮。攻我在臺露處之兵。故將弁兵丁。傷亡枕藉也。各臺既破之後。該逆等復分頭上岸。居民紛紛逃避。逆路縱橫。督臣與各官一面督戰。一面分護男婦。至僻鄉安插。所有壯勇。皆係本地民人。一見街市已空。衙署監倉。以及造未竣工之船。為其所焚。從煙燄中抵禦。力不能支。復自朝至暮。無從得食。且前且卻。各保其鄉。此廈門被攻之情形也。該夷既占廈門之後。未即棄置。風聞搭取各行戶帳本。覈計以為生意極小。不足取盈。復以北近同安。

豫防暗襲。而閩俗復又强悍。地方雖破。而民之散處者仍在各鄉。更有肘腋之患。其畏民之心。甚於畏兵。是以據守十日。留數船於鼓浪嶼而去。細測奸謀。並非注意是地。特以此牽掣閩師。使不他出。故船之來去多少。或四五隻。或七八隻。並無一定。而在外洋游奕者。復絡繹不絕。其餘各島。並未占據。此逆夷攻陷廈門後。又舍而赴浙之情形也。奴才在粵時。即聞閩人在粵貿易者。稱述廈門防守甚嚴。復謂督臣顏伯燾於此事極為盡力。乃籌之半年。失於一旦。私心萬分疑慮。故沿途隨意詢問。到此後還事根究。俱無異詞。現在督臣顏伯燾督同文武各員。除雇募陸勇外。已

招水勇二千餘名。此等皆籍隸同安馬巷等處。雖經習慣風濤。未能諳悉行軍。現欲藉以攻勦。非再操練不可。是以飭調水師弁兵。隨時教演。然船礮業被毀失大半。急切未能猝辦。惟有力籌堵禦。一面飭辦勦具。相機辦理。以期得手。至於火攻一法。督臣亦暗中備有小船數百隻。而察詢老於出洋之人。以為大洋波浪洶湧。斷不能立時攏近大船。且夷船高大。船旁又用銅皮包裹。火船即能駛近。燃燒亦有所難。使其船料不皆堅木。則遇火即焚。尚可拋擲火礶之類。或在港汊逼窄之處。則船身重笨。旋轉不便。雖極固亦可設法轟焚。舍是便無把握。所言似屬近理。察與

在事文武熟商。惟團練一層。究有實際。蓋閩俗素來强悍。初猶惑於逆夷不擾民間之說。不甚介意。比見上年定海之擾。貲財婦女。為之一空。近亦相率警惕。不敢意存玩視。故使之各守其鄉。不待官為之督。無不踴躍。且切於利害之見。未有不慷慨共矢者。若調遣他處。則所衛非其鄉里。志念自必少差。似宜兵勇相輔而行。方能安善。督臣顏伯

燾世受

國恩。荷蒙

寬宥。情詞感愧。日夜焦勞。思竭力以圖功。冀前愆之或贖。茲蒙

諭飭密查。不敢苟且徇情。自蹈欺罔之咎。亦不敢扶同揑飾。有負

委任之

恩。

壬戌。揚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文蔚兩江總督牛鑑江蘇巡撫梁章鉅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稱臣奕經文蔚於十月初八日。在高郵縣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初三日。奉

上諭。奕經等到省後。先將江蘇防堵及安設糧臺之處。公同商酌。悉心籌畫等因。欽此。臣奕經文蔚即函致臣牛鑑從上海來蘇以便詢商一切。十月二十日。臣奕經文蔚等行抵蘇州。會晤臣牛鑑梁章鉅。詢知江省各海口。節經添兵練勇。雇有

各項船隻。在吳淞口豫備堵截。凡有出入商船。責成委員督同殷實行户。及各會館董事。查對船照。按人稽核。儻形跡稍有可疑。或人數溢於照數。立予根追。不任奸民溷跡。臣牛鑑親赴吳淞查勘安兵設礮。與提臣陳化成。講求周密。一面遴委幹員。赴福山。劉河。各海口。測查水勢。現均沙淺潮枯。防兵尚無弛懈。情形甚為安謐。堪以仰慰
聖廑。所有浙江糧臺。臣梁章鉅前請在於蘇州設立總局。嘉興設立分局。原為其時浙省逼近夷匪。欽遵
諭旨。因地制宜。迨臣牛鑑到蘇。附片陳明。請仍留杭局。以裕轉輸而安衆志。嗣臣劉韻珂請在蘇杭各立總局。將銀項存貯

蘇州藩庫。兵糧礮位。及一切軍器。兩局分投採辦。嘉興不必設立分局。在臣劉韻珂之意。立局蘇杭。互相挹注。更為便捷。是以臣牛鑑臣梁章鉅。請如劉韻珂所奏。蘇州藩庫存貯浙省銀兩。專辦鑄礮運糧大宗事件。其餘軍器等類。仍歸浙省辦理。並聲明下士雲赴浙。均經縷晰奏陳

聖鑒在案。今臣奕經等到蘇。以為大兵進剿。必須通合兩省機宜。熟計籌維。方為妥善。查軍裝器械。一切應用之物。在在均關緊要。現已到蘇。即應製辦。若蘇州專辦鑄礮運糧大宗事件。其餘軍裝等類。必待浙省行取。未免緩不濟急。臣等

遵

旨公同酌議應請於浙省設立前路糧臺蘇省設立後路糧臺大
兵在嘉興以北即由江蘇支應大兵在嘉興以南即由浙
江支應以後應用各物仍由兩局分辦庶可源源接濟卞
士雲業已赴浙孫寶善管遹羣俱已到蘇所有浙江前路
糧臺令卞士雲會同浙江藩司常恆昌臬司蔣文慶督同
辦理蘇州後路糧臺酌留孫寶善會同藩司程矞采臬
司黃恩彤督同經理並由江浙兩省分派妥員會同管遹
羣即隨臣奕經等前進辦理隨營糧臺應用各物均可於
江浙兩局就近行取如此通盤籌畫辦理較為妥善臣奕
經等督師前進糧臺如有貽誤即惟各該處承辦之員是

問以專責成至此次糧臺係辦理浙江軍務所有江蘇製
辦一切將來軍需告竣時應仍歸於浙省核實報銷庶免
牽混而歸畫一

諭軍機大臣等據奕經等奏覆陳江蘇海口防堵情形並會商蘇
州省城應設糧臺總局一摺現在大兵進勦必須通盤籌畫兩
省地勢情形方為妥善所有軍裝器械等物必待浙省行取未
免緩不濟急著照所議准其於浙省設立前路糧臺蘇省設立
後路糧臺大兵在嘉興以北即由江蘇支應在嘉興以南即由
浙江支應以後應用各物仍由兩局分辦所有浙江前路糧臺
即著卞士雲會同藩司常恆昌臬司蔣文慶督同辦理蘇州後

路糧臺。即著孫寶善會同程矞采、黃恩彤督同辦理。其該將軍等隨營糧臺。並著江浙兩省。派委妥員。會同管遞彙辦理。應用各物。均於江浙兩省。就近行取。如有貽誤。惟各該處承辦之員是問。以專責成。至江蘇製辦一切。將來軍需告竣。仍歸浙江省一併覈銷。以免牽混而昭畫一。將此各諭令知之。

奕經。文蔚。牛鑑。又奏。竊臣牛鑑前次以上海寶山之吳淞口。最為緊要。咨會臣奕經等。請將河南官兵一千名。截留協防。臣奕經等當即具奏。湖北二起官兵一千名。已入江境。請即留於江蘇。交督臣牛鑑調撥防守。嗣准浙江撫臣劉韻珂咨稱。慈餘等邑。兵力單薄。請添勁兵。前往防禦。復

由臣奕經等移咨臣牛鑑查明上海各口。現在有無夷船蹤跡。如無須留防。即擬將檄調到蘇之河南湖北官兵內。酌撥一千名。先行赴浙。交參贊大臣特依順統帶。於適中地方。擇要屯紮。以資應援。俟臣等會議設立糧臺事竣。即將所餘官兵。赴浙會勦。先後奏明各在案。臣牛鑑先於十月二十三日。前往上海。查察𠸄夷來江之信。係屬訛言。現在上海寶山一帶。調集官兵。分段派防。頗為周密。且水枯灘淺。似可無虞。浙江現須厚集兵力進勦。所調湖北征兵。自應即令赴浙。毋庸留江協防。並豫籌來年春汛。奏請另調河南官兵防守。屆計行程。亦可無誤。臣奕經等查上海

情形。既據該督派防周密。毋庸截留協防。參贊大臣特依
順。於十月二十三日。已行抵江西餘干縣。刻下想已到浙。
應請將湖北二起官兵一千名。飭令帶兵將備。將該弁兵
所帶器械。修理整齊。先行赴浙。即交特依順統帶。查照臣
奕經等前奏。不必駐守一城。揀擇適中扼要地方。屯紮大
營。以壯各路聲勢。無論何處有警。皆作為後路策應。如逆
夷並未出擾。即毋庸輕動。俟臣奕經等到浙後。再行相機
分合。商同進勦。並令
乾清門三等侍衛伊清額二等侍衛文藝。一同照料。管帶前
進。即將參贊大臣關防。齎交特依順祇領。臣奕經等現遵

旨會商安設鑄礮局廠。一俟商辦妥協。即行帶兵赴浙。合力攻勦。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江蘇海口。派防周密一摺。據奏現在上海寶山一帶。調集官兵。分段派防。頗為周密。所調湖北征兵。即令赴浙。毋庸留江協防。並豫籌來年春汛。奏請另調河南官兵等語。特依順即日抵浙。河南官兵。即著帶兵將備。帶領赴浙。聽候調遣。奕經。文蔚。著揀選適中扼要地方。屯紮大營。以壯聲勢。前調河南各兵。著奕經等帶赴浙江。昨已降旨飭令鄂順安挑選河南兵一千名。計明年正月可到。即留為江蘇防堵之用。

癸亥。

盛京將軍耆英奏。竊照十月三十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

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據耆英奏遵議海防機宜一摺。又另片奏移貯火藥。並擬於
明歲春正。親往南路籌防等語。覽奏均悉。奉天各海口。惟金州
為最要之區。現當北風司令。逆船雖未敢北駛。一經春融冰泮。
即難保其不分竄而來。該逆現經在浙演習陸戰陣法。防禦之
法。必應水陸交嚴。方為盡善。現在該將軍籌備防堵。是否專恃
海口。安設礮位抵禦。萬一登岸滋擾。如何層層布置。憑何制勝。
當此海疆戒嚴之時。務須籌畫萬全。庶足制其死命。著該將軍
即將現在豫為籌備情形。詳細據實具奏等因。欽此。伏查奉天
海疆。綿亘千餘里。凡可以登岸喫緊之處。節經嚴飭委員。

及該地方官等督率兵勇。定擬設伏。實力防範。并仍隨時揀派親信之人往察。金州復州。地方尤屬要緊。所有復州城。距娘娘宮海口五十里。距常興島以南。約有六七十里。上年夷船。曾在常興島以南停泊。并於該島適中長嶺子地方。安礮設伏。並於娘娘宮海口以北。遠近分撥大小礮位二十二尊。擡槍鳥槍數百桿。專派協領佐領。會同該城守尉。知州等督率兵勇。嚴爲防禦。北可以捍衛州城。南可以控制海口。又并前經奏明由省派往勁旅二百名。各帶槍箭。派官管領。在州城以南分隊駐紮。設伏應援。儻有警報。該州距熊岳城百二十里。熊岳官兵。仍可一呼即至。易

於應援。惟查金州海洋。上年夷船。曾經停泊試水。其距城切近之柳樹屯。紅土崖海口。必須嚴兵防備。不容稍形疏虞。是以酌撥新舊大小礮三十六尊。擡槍鳥槍數百桿。揀派協領佐領等官。會同該城守尉知縣等督率該城兵勇。凡要隘之處。遠近嚴密設伏。並由省派往勁旅三百名。各帶槍礮。派官帶領。在州城之左右幽僻處所。分隊駐紮。以備應援。其餘沿岸各處。或分置兵勇。擕帶器械槍礮。在暗中防守。或於山嶺林木之中。竪立旗幟。以為疑兵之計。並在高阜山岡。安設窩鋪。分撥兵勇瞭望。一有夷船蹤影。先行準備。如該逆膽敢舍舟登陸。乃我兵奏功之時。但不可

立即兜勦惟有以守待攻必須誘其深入截其歸路層層圍困槍箭齊發儻槍箭不及即開聯環大礮定可制其死命查金州城距旅順口水師營百二十里奴才業經豫先札飭如有警報飛即策應再熊岳副都統祥厚自上年籌防以來事事熟悉人極詳慎頗悉機宜今年該副都統祥厚又在金州復州駐紮業已數月一切調度均屬合宜並督飭官兵隨時操演槍礮莫不用心且經各該城地方官剴切勸諭附近旗民人等無不志切同仇各有準備再兵法後路第一緊要若不計及即使刀槍林立雄師萬千不過以壯聲勢況轉瞬明歲春融冰泮該逆一經勦辦計窮力

竭之時。定必分竄沿海地方。尤應慎益加慎。是以督前經

具陳。明歲春正。親往南路。再行悉心相度。如有應行變通

之處。督體察情形。斟酌辦理。儹兵礮較準。屆期將督所操

勁旅千名。即行調往。並將省城鑄存礮位。再行運往數尊。

斷不敢坐失機宜。自取罪戾。

硃批知道了。

耆英又奏十月二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二十

二日。奉

上諭。盛京旅順口與山東廟島相對。其間海面相距百數十里。為

海船至天津必由之路。若設兵防堵。其勢有所難及。朕聞夷船

堅固。惟於夜間從後尾轟擊。較可得力。儻能僱募海濱善泅之夫。多置小木筏。筏上安設數百斤礮位。令善泅者。伏於筏下。遇有夷船停泊該處洋面。我兵即可乘夜繞至船尾。開礮轟擊。如能損其船柁。固可乘機攻勦。否則多方以擾之。亦使知我有備。狐疑而不敢進。即或夷船揚帆徑過。有此尾追木筏。該夷不能無後顧之虞。如此設法牽制。虛虛實實。既可張我聲勢。且令該夷進退趦趄。不致毫無顧忌。是否可行。著耆英托渾布相度情形。妥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指授機宜。無微不至。查夷性多疑。水陸所恃者。礮火而已。海面接仗。斷乎不可。若於洋面島嶼之間。處處以疑之。多方

以嚇之。賊如
聖諭。虛虛實實。既可以驚擾。更可以牽制。即使沿海分竄。似亦難施其伎倆。至雇覓泅夫。以小木筏安礮。待彼停泊。攻其船舵。其法至善。惟查奉天沿海一帶。善泅之夫甚少。少則無濟於事。奴才再四熟思。查奉天水師營。額設水手百名。向來均能駕駛船隻。亦有能水者。奴才遴選熟悉海道者四十名。又在水師營額兵內。揀選精壯。熟悉槍礮者四十名。並派水師營佐領驍騎校四名。雇船四十隻。令該佐領等每一員管船十隻。將攜帶軍器。以刑條按件編攏。密藏艙內。使人不知其為槍礮。並令官員兵丁水手等。扮作漁人。於明

年南風司令之始。厚與賞犒。將船隻駕駛奉天所屬界內。旅順口外。鐵山以南。隍城島以北。洋面游奕。平日該官兵等。即可捕魚售賣。使無一人知覺。如見有夷船停泊。即可豁名賣魚。探其虛實。待夜深之際。得攻其船。乘機攻勦。如不得攻。將船隻四面遙淴。施放槍礮。其聲忒東忒西。忒遠忒近。不及天明。揚帆遠避。兵不厭詐。正此謂也。並聞夷人夜間目光昏暗。更宜於深夜擾之。俾逆夷疑懼。進退趦趄。憚其心膽。易於攻勦矣。惟查海船至天津。必由山東屬之鼉礬島經過。不由奉天所屬海洋駕駛。其逆船分竄。原無定蹤。自應設法嚴為防備。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遵旨體察情形一摺。據奏奉天水師營向設水手。均能駕駛船隻。亦有能水者。現選四十名。並於領兵內揀選精壯四十名。派員駕船管帶。密藏槍礮。乘夜相機攻剿等語。覽奏均悉。著即照議妥為辦理。現屆天氣嚴寒。逆夷不敢北駛。綢繆未雨。正在此時。轉瞬春融。難保不北來滋擾。如有夷船駛至奉天。該將軍即相度形勢。探明虛實。務令奇正相生。有以制其死命為要。